

新质生产力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基石性作用

颜晓峰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关键时期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要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重大突破,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创新,也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仅要对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生产力基石作用作出准确定位,而且要对新质生产力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理论基石作用作出明确定位。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理论的体系化,就是一个理论从观点的新次提出、不断丰富,到这些观点之间逻辑关系的建立、理论系统框架的完善,呈现出一张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思想之“网”的过程。理论的体系化,表明了科学理论的成熟完善。理论的学理化,就是一个理论的观点体系,不仅描述了事物的现象,而且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不仅总结出了经验,而且给出了经验之所以有效的规律支撑。理论的学理化,构建了科学理论的原理基础。实现了体系化的理论创新,创新观点紧密联系、相互支持、连为一体,进一步增强了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实现了学理化的理论创新,创新观点有根据、有基本、有理论,进一步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创新的发展和深化,要求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这也是必经阶段。理论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二者相互促进,体系化的要求提出学理化的任务,缺乏学理化的体系化底蕴不足;学理化的进展需要体系化的条件,体系化更有利于学理化。科学体系的形成,表明创新理论有重大问题为主题,有严密的逻辑为脉络,有一系列基本观点为支撑。学理化成果、原理性理论的形成,

表明理论本身有基本原理做根据,有本质联系做证明,有内在规律做支持。

体系化学理化的成果形态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是具有原创性、独立性、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主体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独创性和对知识体系成果的独占性。当然,自主知识体系不可能是在封闭状态下、在与世隔绝条件下的知识生产,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知识成果基础上的知识创造。在自主知识体系中既有非自主的成分,更有自己的贡献和创新、推进和提高。体系化学理化的显著标识和重要成果,要看是否确立了体系的理论基石,是否形成了学理的基本原理。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来看,自主知识体系如同一座建筑,有其地基,地基的精准、深厚、坚固程度,决定了这座建筑物的稳固程度和可能高度,理论基石正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树根。知识体系有其理论基石,自主知识体系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石,特定的理论基石决定了知识体系成为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是该体系的支撑基点、逻辑起点,也是该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作出系统理论概括,深入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核心目标、重点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洞见,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深入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在此基础上加快

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任务。

理论创新没有止境,体系化学理化的任务不能一次性完成。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着力为这一知识体系确立理论基石。成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需要具备一定的必要条件。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其生产关系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应是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和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一切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的基础。生产力是解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说明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何以如此的一个枢纽。从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内涵看,生产力是贯通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因素,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的性质和形式有所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的特殊形式,如马克思着重分析的是资本生产,也就是资本关系中的生产力。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后,每一历史时期能够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独特内涵的范畴,如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必须反映该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特征,是对该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范畴凝练。从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基石的基础功能看,要能够对整个知识体系起支撑性、辐射性、贯通性的作用,能够将整个知识体系连为一体。

生产力是历史的、变化的,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及发展阶段中有着特定的性质和内涵。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只有准确把握这种历史变化,才能正确认识当代生产力的基本性质,进而科学确定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当今时代,新科技革命已经进入以网络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为引领和驱动的新阶段,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具有新的性质和内涵,需要作出新的认识和概括。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各领域创新对于生产力变革、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更加明显,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创新的质量、高度、深度和速度是考量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力量的重要因素。创新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主导的改革体现了制度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新质生产力范畴何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一是从新质生产力

的内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因此,新质生产力是融先进生产力诸要素于一体,集现代生产力诸优势于一身的生产力,是推动新时代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应变革的根本性因素。二是从新质生产力的地位来看,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石,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步入新阶段的显著标志,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在新的时代坐标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从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经典作家的创立和奠基,也包括后人的丰富发展、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逐步构建起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中国贡献,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就是一个重要成果。

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贯通全局的作用,该体系的基本内容都在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与之相联系。要阐明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内涵,既要对新质生产力作出定性的描述,给出新质生产力的范围,也要对新质生产力作出历史的解读,揭示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规律,还要对新质生产力的机理作出精准的分析,建构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原理。要探索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要途径。深入研究怎样更有利于发展和保护新质生产力,包括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形式,体现新质生产力新要素、新增长点的分配制度,促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普遍扩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等方面的理论建设。要构建新质生产力贯穿其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者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 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钟沈军 王浩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虚拟现实、未来网络等为主导方向的数智融合技术,逐渐成为赋能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抓手。我们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到位。

数智赋能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有力地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础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为支撑,将信息收集

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信息交互能力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合并到生产力范畴中,推动科技创新和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实现生产要素的智能化配置与科学高效协同。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体现了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有机融合。这一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前沿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平台为基础载体,以推动经济社会高效率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培育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鲜明特征。具体表现在,高性能计算集群、量子计算、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四算融合”成为高算3.0演进新趋势,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第六代移动通信(6G)、空天地一体化成为泛在连接全维感知等等,涵盖了从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到高端的智能算法,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到未来互联互通三维立体网络。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数字技术与研发、生产、销售、售后、管理等经济价值创造活动全周期融合,推动数字产业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深层次多维度全方位融合,使得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依次递进,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一方面,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坚持将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催生了大量新

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这些产业和企业以其高度智能化、模块化、高效便捷的特点,注重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发展,推动数字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另一方面,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社会数字化贯通潮流,促进社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升级,提高了社会化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使生产与送达过程更加高效、智能和精准,使生产与消费更加适配,为生产消费模式的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外,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也有助于我们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由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及模式创新催生形成,包括以新能源、新材料等减污降碳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与传统产业相融合为代表的新业态,以高附加值绿色环保产业和绿色消费为代表的新服务,及其形成的聚合体。在推动全社会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满足新质消费需求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有利于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数智赋能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

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改变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使得新型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深刻推动劳动生产方式和价值创造形式的变革。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型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智能化劳动生产资料在劳动场景中广泛应用,从根本上重塑了劳动生产方式和价值创造形式。掌握数智化新型生产工具的高端劳动力迅速嵌入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又推动人类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发生变革,为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通过大量数据的采集、存储、汇总、分析和应用,形成了海量数据的智能化驱动,打破了时空限制,高效整合了产业链上中下游资源,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协同生产,驱动了生产与消费流程的优化与创新,进一步带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智能化与高效率。与此同时,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使协调成为内生特点,促进生产要素实现跨区域优化配置,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全球化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另外,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推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数据等要素的重要性与社会共享性日益增强,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远程办公、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模式不断涌现,劳动者的工作灵活性增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彰显。

当然,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时,也可能出现诸如非物质要素所有权垄断、贫富差距拉大、劳动者工作时空界限模糊等问题,劳动者在劳动报酬、社会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或将面临一定的挑战。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带来通用人工智能的革命,标志着人机协作“智慧涌现”进入新纪元,使社会整体数字化加速,数字鸿沟也将进一步显现。但是,“数智向善”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可以预见,随着量子云、物联网、未来网络、智识共享、智能化人形机器人等数智赋能更加成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还将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其过程亦蕴含着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随着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和全球市场的不断演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正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全方位重塑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在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推动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更加科学有效地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合理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从结构化、共时性的层次引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文化、文明的协同演进,引领中国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特有的贡献。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